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 薛 舒

寻找雅葛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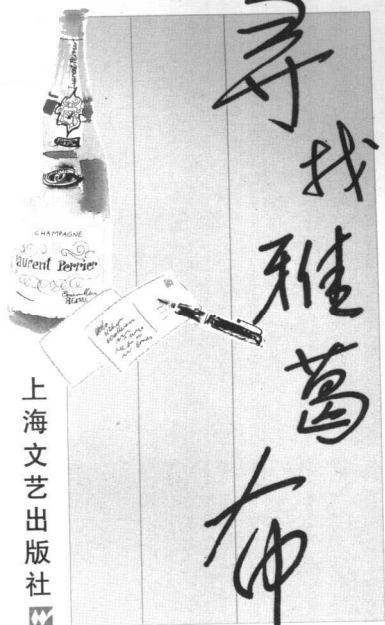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 薛 舒

寻找雅葛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雅葛布/薛舒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5

ISBN 7-5321-2980-2

I. 寻… II. 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071 号

本文库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寻找雅葛布

薛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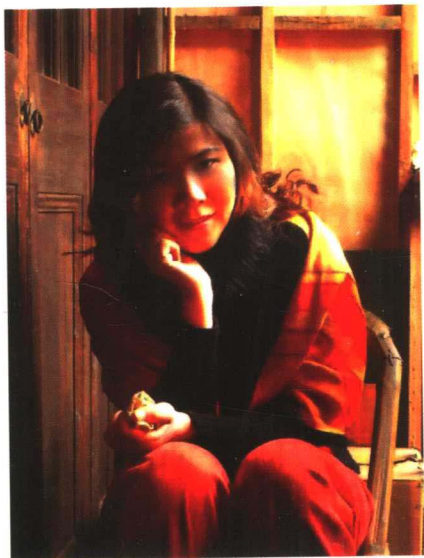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45,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979-9/I·2286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薛舒，女，上海教师，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工作。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上海市作家协会新世纪第一届青年创作班学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擅长小说创作，处女作短篇小说《记忆刘湾》，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五期，受到王安忆等人的称道。后不断在《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小说界》等杂志发表作品，其所写的市井小说充满俗情俚韵，文化气息极其浓厚。

薛舒不仅擅长写市井小说，她所写的一些女性题材小说，更是从另一个角度关注都市女性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女性的价值观体系建立在她的文本情绪因素上，以其独特的凌乱难理的小说情节勾勒出了都市女性复杂而丰富的生活。

编辑说明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年轻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集中展示上海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上海新锐作家文库”五种,是五位青年作家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精选本,包括:薛舒的《寻找雅葛布》、滕肖澜的《十朵玫瑰》、于东田的《狗不是狼》、任晓雯的《飞毯》和夜×的《烧梦人》。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计划年内再出版一辑长篇小说。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4月

目 录

- 破碎的花瓶 / 1
纸牡丹 / 30
一片花 两片花 / 58
我生命里的灰姑娘 / 76
图勒漠的怀抱 / 88
阿频 / 98
寻找雅葛布 / 105
独行天下 / 126
流浪的蒲公英 / 155
遭遇爱情的鸟 / 181
暮紫桥下 / 210
乖女孩舒畅的童年故事 / 253
在沙洲上呼喊 / 274
小镇故事 / 304
麦粒肿 / 331
失踪的邮筒 / 368
忘却 / 376
花样年华 / 380
老王的日子 / 385
记忆刘湾 / 398

破碎的花瓶

—

我的朋友静茹正在闹离婚,结果她真的完成了离婚这件庄严而又烦琐的事情。比起结婚来,离婚更具有使命感。于静茹而言的确是这样的,因为静茹和我一样是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并且她还有一个时刻跟随在她身边像忠实的卫士一样的丈夫。他们刚结婚一年,还没有孩子。一年的夫妻生活应该还是恩爱缠绵难分难舍的。谁都认为,他们该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因此当我听说静茹要离婚的消息时,我的确有些震惊。

三年前,静茹穿着一件淡粉色连衣裙披着长发跑到我的单身公寓告诉我她要结婚时,我的震惊同样强烈。我从不知道她有男朋友,也没有看见过她和某一位男士有过亲密的接触。尽管我和她常常纠缠在一起不分你我,但她还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找到了她的归属。她要嫁人了,嫁给一个把她当作一颗珍珠愿意把她捧在手心里的男人。据说这个男人很有钱,静茹是这么跟我说的。虽然他很有钱,但他依然对贫穷的静茹宠爱有加。他让静茹在一次舞会上与他相识后的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便决定要嫁给他了。这个神出鬼没的男人,想必有着势不可挡的魅力。

事实上,这个男人我只见过一次,是在静茹的婚礼上。他穿着一件质地优良的名牌西服,像某种钻在坚硬的壳子里的两栖动物,

一张带着深浅不一的皱纹的瘦脸上，挂着不可抑制的笑容，带着狂妄而自得的笑容。他的西服口袋里塞着红中华烟打火机和客人们送的礼金红包，鼓鼓囊囊，像在胯间塞了两只小型炸药包，本就不算高大的身材更显得矮小萎缩。静茹穿着白色婚纱高跟鞋，头顶上堆着一个复杂的发饰，站在她的新郎旁边，把一张粉嫩的脸笑得如花似玉。他们像T型舞台上的模特和设计师，在一场服装秀行将结束时，手挽手上台，微笑点头鞠躬，向观众谢幕。设计师多半是男性，模特却总是比设计师更显风头，她们以绝对优势的身材让她们身边的设计师相形见绌。

可是静茹还是做了这个比她身高少了两厘米的男人幸福的新娘。

婚礼仪式结束后，我就离开了。我对静茹说，晚宴我不参加了，我还要去 Piano Bar 弹钢琴，没有人替代我，这是我赖以生存的活计。

静茹用一种带着责怪的娇媚眼神看着我大声说：“阿妹，是不是我嫁人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婚礼大厅里人声鼎沸，静茹几乎用喊叫的声音说这些话时，我发现我无力反驳。我安静地笑笑，轻轻抱了一下她穿着层层叠叠的婚纱的身体，轻拍她穿着低胸礼服的裸露的雪白后背，俯下头在她耳边低声说：“我总是希望你快乐和幸福，因为我爱你！”

走出温暖嘈杂的婚礼大厅，夜风乍起。我的手心里残留着静茹后背上黏稠的带着脂粉香的汗水，风一吹，变得冰冷。已经是五月暮春，新娘的热汗是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流，而我却在这几近炎热的季节里的傍晚时分，感觉有些寒冷。

那一晚，我独自在 Piano Bar 里弹琴到午夜，离那架白色三角钢琴最近的一张小圆桌边没有静茹。以往的夜晚，她总是坐在那里边听我弹琴，边喝着一杯咖啡。偶尔会有一些不同的男人坐在她身边与她聊天，她多半会与人聊到高兴的时候，仰起头颅高声欢笑，边笑边看着坐在琴凳上敲击着黑色白色琴键的我，那些肆无忌惮的笑声几乎压过轻柔的钢琴声。

我从未发现过她与任何一位来 Piano Bar 喝酒听音乐的男人有缜密的交往,但她还是嫁人了,在我以为我们会厮守着做一对单身女人的时候,她忽然嫁人了。

结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我在静茹的脸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表情。当她说“他很爱我,他说没有我会死的”时,我感觉静茹是一个幼稚却可爱之极的女人。同时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男人也对我说同样的话,我会嫁给他吗?

没有男人对我说过如此肉麻的话,所以我不用操心我是不是可以嫁人。这么想的时候,我便独自笑。笑到高兴处,便感觉静茹的快乐即是我的快乐,我是为她在笑。然而此刻,的确只有我一个人,她已经跟着一个男人走了,以往我们为某一句话某一件事情相视而笑的日子一去不返。

二

可是现在,静茹要离婚了。这一年里,静茹与我的交往不如过去密切,但她还是偶尔会来 Piano Bar 小坐,听我弹钢琴。我从未去过她的家,我不想看见那个苍老却不可一世的男人。静茹偶尔与我见面,从未提起过与她丈夫之间的任何故事。因此当我听到她说她要离婚时,犹如听到她要结婚时一样,感觉突如其来而震惊异常。但我依然感觉,这个结果没有逃出我的预料,只是似乎来得过早了。结婚仅仅一年,静茹便要离婚,她可真是一个有魄力和勇气的女人。

现在,我有些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无法不去喜欢静茹的原因了。她随性而无知,并且缺乏自控力,但她真实,并且果断而勇敢。这是我喜欢的性格,我一直梦想自己也能拥有如此果敢决绝的性格,在我爱上某一个男人时,义无反顾地跟着他走,在我厌倦这个男人时,我便毫无愧疚地抽身而出。然而,我始终未能做到过,即便爱,或者不爱,我也无法做到勇敢地追求或者果断地放弃。

很久以前,在我还身穿军装把头发梳成一把小刷子的时候,

我爱过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有着修长的手指和健硕的身材，捏着一根指挥棒站在乐队前显得沉着冷静，是一个能控制大局的男人。尽管我们的乐队并不庞大，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但这个男人身上还是不可阻挡地流溢出一种运筹帷幄的豪气。

那时候，我只是文工团里的一个键盘手，常常充当一些独唱或者合唱的伴奏，偶尔参与乐队的合奏。我是一个配角，始终没有在舞台中间表演的机会。乐团演奏的时候，我和众多的乐手坐在下面，看着他手里的指挥棒挥舞出银色的光芒，庞大而齐整的音乐从我们手里响起。他像一只展翅而飞的鹰，在空中自由翱翔，洒脱无比。

后来，他跟着我们文工团的一个漂亮的女歌手一起转业改行了。而我脱下军装后，依然用我的手指弹奏着黑色白色的琴键，维持我平凡而无聊的生计。

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常常来泡吧喝咖啡的静茹。她总是坐在离我的钢琴最近的那张桌子边，身上的服饰艳俗却明朗。她偶尔沉默着听我弹琴，更多的时候，她像一朵散发出浓烈香气的花，令周围那些如昆虫一样的男人流连忘返不知所以。但我发现，她从未让这些昆虫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她只是纵情散发着迷人的气味，同时让那群慕香而来的昆虫们不敢靠近。

有一次，她赶走了一个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的油头粉面自称某公司经理的男人后，对我说，阿妹，我不信任男人，他们真的像苍蝇，他们只是喜欢追逐，他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条鱼上。对，你就是一条鱼，你若是让他们盯上了，他们也许会欣喜满足片刻，但不久他们便会去盯另一条鱼。所以，我绝不会让他们盯上我，那意味着他们将离开我。只有不让他们盯上，他们才会无休止地继续围着你转。

我不知道静茹从何而来如此精辟的言论，这与她显得头脑简单没心没肺的外表不相协调。但我分明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这个女人，尽管她有些浮躁，有时候甚至浅薄，但我依然日复一日地喜欢她，直到与她形影不离。

可是静茹还是被一群苍蝇中的一只盯上了，一年前，她嫁给了一个貌不惊人但据说很有钱的男人。那几年里，我看着静茹由一个如我一样对婚姻毫无兴趣的单身女人变成了一个家长里短的少妇。而后，这个初为人妇一年的女人，忽然对我说：“阿妹，我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我记得那晚静茹打电话给我时，天空正下着很细密的雨。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阿妹我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剧烈不堪，我想她终于要离婚了，我的最好的朋友静茹要过单身日子了。

我在三岔路口等她，直到看见她红肿着眼睛从三轮车上跨下来，掏出两个硬币付给三轮车夫。细雨把她的头发淋得满头碎珠，她的圆脸稍稍肿胀，短头发夹在耳朵后头，提着小皮包，迈着小碎步向我这边走来。本来我是站在原地等她过来的，但我看到她似乎刚刚号啕过一般显得楚楚可怜，因此我跨前一步迎了上去。她犹豫了一下，随即撞在我的胸口大哭起来。我轻拍她的后背，喃喃地说：“你离婚吧，离了干净，一个人也不怕，还有我呢，你放心去离婚吧！”

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人会劝自己的朋友离婚的，但我很喜欢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反其道而行之。去年的春天，当静茹告诉我她要结婚时，我就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你去结婚吧，你结婚了，就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快乐。”

我反对静茹结婚，并不是我贬斥婚姻，我只是认为静茹和我一样，我们这样的女人是不合适结婚的。只是我们的不同在于，我无法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结婚。我爱过一个男人，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我愿意与他写下终身契约爱的男人，所以，我拒绝婚姻。而静茹却是无法专一地去爱某个男人，即使用婚姻的形式，也无法捆绑住她。我们犹如两条习惯于在水里呼吸的鱼，被网罗到岸上之后，不久便会窒息而死。于静茹而言，婚姻就是把她这条幼稚无知的鱼隔离了水源的网。因此我在静茹徘徊于婚姻破裂的边缘时，对她说，你还是离婚吧，离了干净。

她在我的肩膀上哭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对我陈述她想离婚的理由。我打断她冗长的关于她那个老气横秋不可理喻的丈夫如何专制而小气如何粗俗而老态如何坐吃山空的抱怨,我对她说什么时候要我帮忙打电话给我,现在你需要放松一下,我们去喝杯咖啡。

于是我搂着静茹圆润多肉的肩膀走向了 Piano Bar。

三

那是一个中央摆着一架巨大的白色三角钢琴的幽暗的房子。我喜欢这个酒吧,因为在那里我每天都可以找到一种处于热闹中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对我而言极为重要。每日我都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热情沸腾的内心世界被冷酷的外表包裹着行走于这个黑色房子里的白色钢琴周围。我常常紧绷我的脸皮,并且半边脸被长而黑的头发遮住,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在我专心于钢琴的弹奏时,不必看到我的头发以外的视点。我一直认为我的这一点点嗜好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怪癖的女人,我只是在静茹结婚以后变得更为独立,或者说我仅仅表情冷漠习惯于沉默,而显得与别的女人不尽相同。

九点一过,Piano Bar 的客人开始陆续进来。我抬起坐在冰凉的板凳上同样冰凉的臀部,拍拍静茹的圆脸,然后走到钢琴边,开始我今天的工作。静茹喝咖啡时,是皱着眉头的。此刻,我的嘴角边却带着一丝笑意。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想为我的朋友弹一支欢快的曲子。但现在,静茹正沉浸在即将离婚的悲伤中,低头摆弄着手里的白色瓷杯,拳曲的头发像一只豪华的鸟窝,带着故意为之的凌乱。

我从内心牵出一点情不自禁的喜悦,静茹悲伤着,我却暗自快乐,无法明白这快乐的根源,却愿意为她演奏一曲。也许我预感到,我和静茹又将开始相互厮守纠缠的单身生活,我是在为此而快乐?

我在幽暗的光线中弹奏着一支随意而就的曲子，指法错误百出，音乐仓促踉跄，可是没有人听得懂。有几位自觉颇具艺术感觉的人窃窃私语说，这是什么曲子，怎么从没有听过？这时，我就在心里大骂他们“狗屁”，他们当然不会听过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是我为静茹的即兴演奏，只要静茹喜欢，我便愿意就这么弹下去。

我坐在钢琴前低垂着脑袋，我的长发几乎把我的脸全部淹没，我不知道我的手指在琴键上盘桓停留了多久，总之我似乎是忘记了时间。当我终于把手指停顿在一个大三和弦的结束音上时，我发现，静茹并没有在听我为她弹曲子。我在头发缝隙中，看到静茹旁边坐了一个人，他叫史帝文。他是 Paino Bar 的常客，现在他右手拿着一根调酒棒把面前的一杯 Screw Driver 搅了又搅，冰块之间相互碰撞的咔嚓声，我听得极为清晰。桌子上有一碟切成薄片的柠檬，这是史帝文的特殊爱好，他喜欢在喝 Screw Driver 的时候配一盘生柠檬片。现在，他喝完一口酒，放了一小片柠檬在嘴里，然后对着静茹说话，很轻很轻几乎是耳语。我看到静茹开始笑，她竟然露出了笑，并且脸上升腾起两团羞涩的红晕。

史帝文好像很兴奋，静茹笑了，于是他也在哪里仰身大笑。这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笑完之后，便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然后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柠檬片，一边朝我看。视线相遇，他对着坐在琴凳上的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无心且无辜的样子。

我合上钢琴盖子站了起来，走到静茹身边，对静茹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史帝文，画家。”然后，我坐下，静静地喝起了自己的矿泉水，没有再看一眼静茹和史帝文。

其实根本不用我介绍，他们已经在那里谈笑风生了。静茹一改来时的沉默忧伤，变得如过去一样顾盼生辉说话不止。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也许静茹陈述的离婚理由并非是全部事实，她在骗我。

我又回到钢琴边弹了几支曲子，然后我向老板请了假，我说我头疼欲裂我必须走了。我没有向静茹告别，便独自步行回家。

大街上灯火辉煌人流如潮。以往我总是在 Piano Bar 里工作

到半夜以后才回家,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因此看到满街的人流,我几乎对这个我每日置身于其中的城市感到陌生。我在人群中随波逐流,霓虹灯下的每一个人都扯着嘴角笑出一张青面獠牙的脸。许多男人为身边的女人买一杯可乐或者一个哈根达斯冰淇淋,我掏钱为自己也买了一个。我想,如果静茹在我旁边,我会为她买一个,可是现在她正和史帝文在 Piano Bar 里畅谈。我不希望去打扰他们,正如我不想打扰这满大街兴致勃勃的人群一样。我该感谢史帝文,他让静茹忧伤的心情变好,他让我在这个城市的半夜之前有机会随着人流浏览一家又一家商店的橱窗。

静茹是一个容易被他人感染情绪的女人,我非常了解她,因此,史帝文的出现让本来沮丧的静茹变得快乐是极其正常的。但这快速变化的情绪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事实?我不知道,也许什么都没有改变,静茹还是我喜欢的静茹。是的,我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喜欢,直到她结婚了有了丈夫,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她。所以,我愿意她快乐。

大商场前嘈杂喧闹的声波充斥耳膜,我手持一支圆锥型的冰激凌,在人群中左冲右突,仿佛要去赶赴一场至关重要的约会。事实上我是丢下了我那份必须在夜晚进行的工作而茫无目的行走在大街上,无聊之极。我忘了用舌头舔手里散发出甜腻芳香的冰激凌,乳白色的奶油开始融化,黏稠的汁水流淌而下,沾了我一手。

忽然感觉索然寥落,在如此繁华的城市里,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品尝寂寞和落拓的感觉,并且无法走出这种灵魂的困境。

四

第二天静茹没有来找我,白天我蜗在家里上网聊天听音乐。我一直在想,静茹昨夜回家后,是否和她丈夫和好了,也许心情好了就不会再想到要离婚。但我心里隐约感到我是希望她离婚的。

我的电脑和音响都开着,我坐在一块羊毛地毯上,喝一杯自己

煮的黑咖啡。这块羊毛地毯是半年前史帝文到新疆去买回来送给我的。他不远万里扛着一卷五颜六色有着繁复花纹的红色地毯敲开我的家门时，我正在刷牙，我穿着睡衣嘴里咬着牙刷，听到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我含着一嘴清凉的牙膏泡沫打开屋门，看到一个满身灰尘疲惫不堪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史帝文！他弯拱着腰背，一卷厚重的地毯几乎压垮了他的肩膀。除了这块地毯，史帝文的背上还有一个画夹和一个简单的双肩旅行包。

我给他烤面包，我说，你这个笨蛋，你不可以让邮局寄回来吗？你扛着一卷地毯在街上走，你像个搬运工你知道吗？

史帝文看上去风尘仆仆，长头发凌乱地贴在汗水淋漓的额头脸颊以及脖子上。他说：“阿妹我想你，我扛着地毯就像扛着你，不过你肯定要比这卷地毯柔软多了。”说着，他走过来，扯掉我夹住长发的粉红色发卡，我的头发立即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当他发疯一样亲吻我的嘴唇时，我感到我的舌尖让几丝头发勒疼了。我说：“史帝文你好脏，快放手，去洗澡……”

史帝文非但没有放手，相反以更大的力量搂抱住我，他死死地拽着我，用他有些干裂的嘴唇堵住我的话。我闻到他口腔里有那种叫“Screw Driver”的鸡尾酒和清新甘冽的柠檬香，弥漫了整个味觉神经。即便是在他长途旅行归来时，这种我最喜欢的柠檬香气依然充满了他的口腔。

我爱柠檬，我爱史帝文！

后来我们就在史帝文扛回来的地毯上做爱。史帝文是一个画家，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邋遢很丢三落四，但是在地毯上，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爽洁。当他与我融为一体时，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说：“阿妹，丫头，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块地毯给你了吧。”

于是我们的游戏更为疯狂更为细致，或者说是一种探根寻底。这样认真的投入我还从未有过，我感到累极了，但我好像又喜欢这种累的感觉。当我的身体到达无与伦比的高山之巅时，我咬着史帝文的耳垂轻叫着：“史帝文，我要飞，带我飞——”

史帝文笑了，从头至尾他一直在笑，但我看到他的脸色有点苍

白,并且他从旅行包里掏出一种白色药丸扔进嘴巴吞了下去。他说:“阿妹,你让我心跳加速,你过来听听。”我趴在他的胸口上,听到那里有一群兔子在奔跑,而且方向不一,脚步杂乱。

后来,我就这样趴在他的胸膛上睡着了。醒来时,史帝文已经走了。他给我留下一张字条:

阿妹,我去画院报个到,晚上到 Piano Bar 听你弹钢琴。

我赤裸着身体为自己煎了一个鸡蛋热了一杯牛奶,然后又赤身裸体地坐在餐桌上吃完这些东西。地毯上史帝文的一支钢笔躺在我的肉色蕾丝花边睡衣里,画面极其暧昧,让我想到颇为放荡的场面。但我并未因此而有丝毫不洁的感觉,因为我爱他,这个有些桀骜不驯、有些自我随性同时又柔情无限的男人。他出现在 Piano Bar 里的时候,正是静茹刚结婚以后。那段日子,我以形单影只的形象过着我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史帝文出现了,他坐在静茹过去常坐的那张离我的钢琴最近的桌边,他跷起健硕的长腿,用修长的手指握着酒杯,专注地听我弹钢琴的样子,让我想起那个手捏银色指挥棒的男人。于是,我似乎很轻易地爱上了这个握画笔的男人,他们身上有着类似的艺术气质,偶尔表露出孩子气的顽劣,随心所欲,却充满不羁的魅力。只是史帝文是画家,另一个是乐队指挥。

尽管史帝文常常忙碌不堪,但我依然愿意接纳他。他总是在我预料不到的任何时候去周游世界,我好像永远也无法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里。他总是背着那个破旧的双肩背包和画夹,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也会像幽灵一样忽然站在我的单身公寓门口。他说他去找灵感了,画画和任何艺术创作一样需要灵感。他说他如果呆在城市的画院里闭门造车,他的画面将会停留在媚俗而低级的层次无法进取,所以他必须要出游。我的单身公寓,就是他每次出去寻找灵感后回来停靠的驿站。仅仅是驿站,而不是归属。

我常常迷惑于他对“驿站”或者“归属”这些词汇的理解,这个流浪的男人似乎不需要家。他喜欢过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尽管我对他敞开家门,他可以随时进入我离群索居的单身公寓,但他依然无法在我这里停留住他的脚步。

爱情是什么?是占领一个人,抑或是占领一颗心?我无法确知我到底占领了史帝文的什么,我只知道,他是我爱上的第二个男人,似乎仅此而已。

我接受了一个始终身处流浪中的男人。每次出游前,他都不会预先告诉我,甚至他自己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他就忽然背上包和画夹动身走了。但他每次回来总会给我带来一样礼物,比如一条蜡染裙子或者一个西藏手镯。

那次他就给我扛回了一块红色的有着繁复花纹的新疆地毯,自那以后,史帝文不用敲门就可以用我给他的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我就在那块地毯上迎接他,直到他再一次离开我去远游。

五

静茹打电话给我说,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想了想说,那就去洗个桑拿吧。

下午,我在洗浴场见到静茹时,发现她竟然脸色红润面带桃花,与那天晚上红肿着眼睛从三轮车上下来时的静茹判若两人。我猜想也许静茹不想离婚了,她和她的老公和好了。

蒸汽弥漫的桑拿屋里静茹多肉的身体在我眼前一览无余,当然我也与她一样毫无保留一丝不挂。她拿着毛巾为我擦背,动作缓慢不痛不痒,有些心不在焉。我闭着眼睛趴在长条椅上,木板壁上挂着温度计,红色水银柱急剧飙升,直到在三十六的刻度上停滞。静茹大口喘着粗气,手里的力量越发减弱,嘴里却发出抑制不住的零星笑声,是那种一不小心溜出嘴皮子的笑声。

这个情绪化的女人,几天前,她还在为即将去选择离婚而痛苦不堪,此刻却不知为什么而如此快乐了。我翻身侧躺,看到她的大